

長篇文藝創作

李莊羊著

3

他們將船投下錨，長福上了帆船，背下來一個大的布袋子，再駕小舢板划向了岸。

竹山是七丫口西邊約五里的小山，長滿了荒草，種植許多竹子與樹，在山下面臨長江是一個斷壁。在濃密的竹林中，僅有一重兩層樓房，不過那樓房非常寬大，還有一個後院！除此而外，一無人家。

屋中燈光輝明，魯明山在樓下門前踱着，背着手，踱來又踱去，表示出他的心正被怒火燃燒！海濤隨風大作。就是那橢圓形的月亮也被一塊烏雲遮蓋住了。長福背着大口袋走上山坡，一邊走一邊在咒罵：「老子真算對起你，臨死還要我背你這麼遠的路！」

「是長福嗎？」魯明山佇立住驚問。

「正是！這混蛋的小子給抗了來啦！」

「好！好！給我吊到樓上去！準備鞭子！」

「是！老、老、丈人。」魯明山正在氣憤的時候，隨便什麼東西都會觸起他肝火的，他對長福咒罵起了：「什麼丈人不丈人的！快給我把他吊起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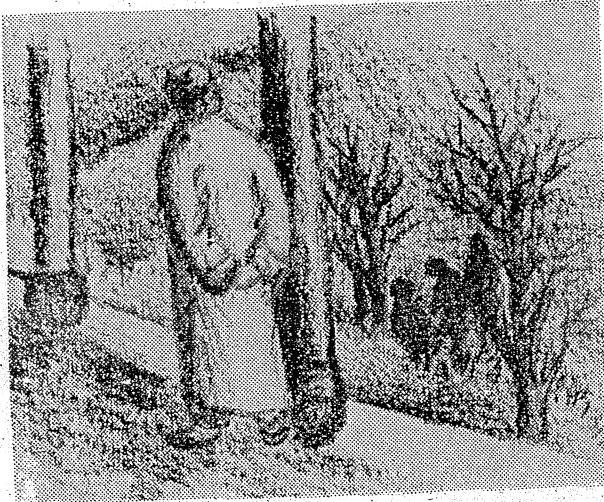
風吹得很緊，浪也洶湧，潮聲澎湃！魯明山仍在門前踱着，踱得很急，忽往東又忽向西，顯明的，他是在激憤。突然，發現有兩三個人影向山上移動，他高聲叫：「什麼人！」

魯明山就說：「大哥！我宋辱使命，完成了任務啦。」

「好！好！那邊的風聲怎樣？」

「林六弟說很緊。」何三爺興奮得意的向魯明山說：「這小子真不出大哥所料，果然是自首的，他這次出賣了我們，林六弟已得到證據，他媽的，他和警局勾結存心要澈底摧毀我們，一點都不出我所料，對了，是大可料想到的。他這小子幸虧不知道這個地方，要知道那就完蛋啦！我到寧波即和林六弟去找他，這小子正在學校宿舍和警察談話呢！我們機警，幸虧是我去！不然又陷下陷阱了！我和林六弟立刻藏了起來，你說，他和警察談什麼呢！呵！他們正計劃怎樣找尋我們下落！這他媽的不是白日見鬼！一直等到半夜，警察才走，我們生擒來了，當然了，他還抵抗哪！這不是直到黃河心還不死！費了好大力量才將他架走，幸虧我力大，動作快！不然又被他們包圍了！林六和我狠狠的把他打暈，一股氣給運到海邊，上了船可就是我們天下了！航出海，打呵！問口供呵！你說，這小子還有些骨氣，公然一口承認，我怕他亂喊亂叫出事，給他灌下迷藥！」

「好！好！痛快！你們辛苦了！」魯明山向何三爺，還有那兩個大漢說：「都休息去！」



突然發現兩三個人影向山上移動……

明天領錢，可以去上海嫖娼兒們去，可以吃雅片去，錢用光就回來聽吩咐！」

三個人並沒有走，仍在那裡和魯明山談這事經過，談的高興，魯明山却無心再聽下去了：「把他弄醒，我要詳細看看他的心是黑的，還是紅的！」

他們進到房子中了。這房子是二樓，非常寬大，可是窗子很小，從外看去很破舊，到裡面看到不然了，非常堅固而新麗。

一個赤臂的青年人被背細着吊在樑下。他的頭髮很散亂，往下滴着血，身上也滿是創傷。緊纏着眉頭，深閉着眼。

「先給我痛打一頓！」魯明山狠厲的說。

長福抽起皮鞭子，在他身上猛抽！

趙中天醒過來，睜開眼，恐懼的驚叫了兩聲，又閉上雙目，苦痛的說：「還是快一點殺死我！」

他在乞憐，不過，在乞憐中還能流露出他的悲鳴：「看在我父親救過你生命的份上，早一些殺死我吧……。」

魯明山在內心中泛起一股波瀾，他命長福停手，慢慢的說：「趙中天，聽着。看到你爸爸的面子上，我為你準備一口棺材！並且是最上等的棺材！為你埋葬，還為你立個石碑！可是，你不是不能活，祇要你想活，很簡單，就是將你爲什麼要出賣我，怎樣出賣的，究竟向警局報告一些什麼，從頭到尾，說個清楚！聽着，我並不是不愛你，當你照實說出後，就知道我講義氣了。」

魯明山的話很嚴肅，在嚴肅中他還儘力的在溫和。對待趙中天，他無需有什麼顧慮。像貓捉到了老鼠，也不想立即吃掉牠，還故意鬆開，當牠跑了再捉回來！一縱一擒顯示自己的本領高強，魯明山對待趙中天，也故意的玩弄一番。

「出賣了！因爲你不准我出伙，我又必得脫出伙！我更覺得我們做的都是違背天理良心的惡事！勸告你不聽，我祇好自首。」趙中天在說。

「哼！」魯明山爲趙中天的話而氣憤！可是，他又機警的控制下去，轉過口氣，仍舊和以前一樣的口吻說：「你很誠實！很有你爸爸的遺風！好！繼續說怎樣出賣的！」

「我坐不安，寢不寧，良心上的受到責備，不能求個解脫，我會向你說過，如再逼我去犯案，我即自首，你竟更來恐嚇，我沒有辦法，祇好不顧一切去自首！」

「好！好！你很誠實，這不能怪你。說下去，在警局中怎樣招供的，問些什麼，你都答些什麼？」

趙中天，混身滴着汗，聲音已微弱，就是呻吟了：「他們答應我，會讓你們自新，我才照實說了，知道的全說了！」

魯明山開始震怒了！大聲咆哮：「你這個不知義氣，出賣我們全體的反賊！我要看看你的心，是黑的呀！還是紅的！」說着，向長福高叫：「來！挖出他的心！殘忍的，不怕一切的，活活將他心給我挖出！」

趙中天已經受到許多恐怖的刺激了，幾年以來都在恐怖的生活混過的，所積累在心的冤曲羞憤，從來沒有辦法發洩，現在的刺激到了頂點，他控制不住這股絕望後的悲憤，運用全身的力量，在作最後的發洩，他憤恨的咒罵起，那聲音却顯得悲切與哀慟：「作惡多端的魯明山，你一肚子毒液！姦淫殺搶無所不爲！你以爲還能活得多久？惡鬼！無法無天！你的末日就來了！卑鄙的魯明山！……」

樣無禮！」

魯明山所說的禮，或許是強者所要求弱小無力反抗者的承順吧！勝利者對於敗亡人，常會現出一切都高尚的優越感，他自然是如此，優越感爲趙中天傷害了：「長福！停手。我要這小子嚐嚐厲害，一刀傷死他，太便宜了！用刀將他身上的皮一刀一刀的切開，向裏放鹹鹽！讓他全身上下都嚐嚐滋味！等他心服了再叫他死！」說到這裡，他又對趙中天高叫：「我要替你的父親澈底懲罰你！他這樣的好人，生下你這種鬼種，在黃泉之下也不會安心！我要安慰他在天之靈，看吧！你能受得了還受不了！」

說完，氣憤的走下了樓，向外走去，怒氣衝衝地下山，直向瀏河鎮走！

天空中雷雨大作，閃電交加，震撼着整個大地。在他前面，左面，右面，後面都正響着震耳欲聾的雷，強烈耀人眼目的電突閃突滅的閃耀！

恐懼立刻襲上他的心頭，在野外沒有地方躲避，全身已淋得一若落湯鷄。一種負罪的意識由心中升起，在惶惶無策中，他跪在路上急遽張恐的祈求起：

「趙仁兄！趙仁兄！我們是八拜之交！我並不是要害你的兒子！你一定不要誤會，我僅是替你訓子！你保佑我，不要叫雷公……呵！趙大哥……。」

他竟恐懼得落下淚了！不論任何人，當他面臨到危難時，求生意識都特別高！魯明山他急欲安然無恙，可是，那閃電一直照在他的心

中，好像將全部肚子腸子都照得清清楚楚。

罪惡的事就怕揭露，它最需要隱藏。當它無法隱藏，全部被揭露時，就是罪惡的消滅！就是美與善良。

突然一道強烈的電光，立刻隨來一個響亮的巨雷，在前面高空中霹靂的響起！

魯明山恐怖的驚叫兩聲，向回飛跑，在悲悽又恐懼的祈求：「我錯了！我錯了！我不該謀殺你的兒子！趙大哥救我呀！」

在他的一生中這是僅有的一次認錯，在無數入獄中，經過好多苦痛，他都不會呻吟一句！從未想過自己的行爲，更無法認清他自己的行爲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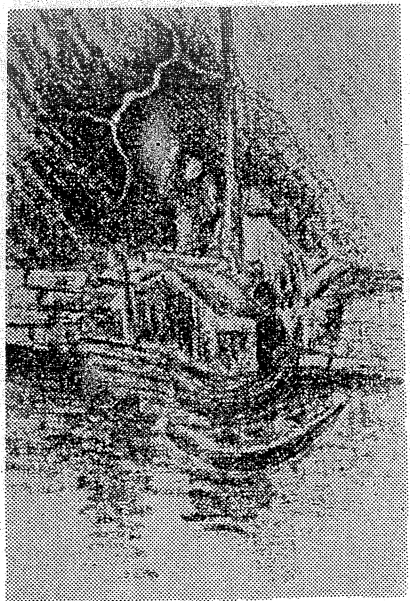
跑進樓房，又是一個響雷擊來，他手抱住頭狂叫：「長福！長福！混蛋的東西！可惡的東西！快停手！快停手！」他跑上樓梯即摔倒在地下，眼睛呆直驚愕，面色蒼白，全身在抖擻！心弦激烈的跳躍不已！舌尖發硬了，聲音也在笨動像拋了錯的汽車，祇聽馬達嘟嘟作響：「鬆開趙中天！鬆開！鬆開！不要傷害他！混蛋的長福！快些鬆開他！混蛋的長福呵！」

在七丫口的河堤水，傳出香姑的號叫聲！

「何——三——叔！爸——爸——」那聲音是悽慘，驚悚，悲切的。似在呼着救命一樣的悽慘，驚悚，悲切。

香姑從河堤上跑下來，順河邊

「上來吧！風雨正大，雷電交加，到我這舟上吧……」



向漁船呼叫，每條漁船都詳細看個清楚：「請問！呵，有沒有剛從寧波開來的船？有沒有何三爺，何光忠開的船？」

每一個回答都使她失望，每一次失望都更增加他的恐懼。任何的希望都會鼓勵她去追求，她顧不得一切的去找尋。

雷。空中落起雨來，也有閃電和雷。

全身已經淋濕了，但她似乎毫未注意到，祇是不時的為閃電雷聲嚇得尖叫，然而她又立刻的忘記了，不曉得從那兒來的勇敢膽量，驅使她忘記自己的危險與痛苦。這時候，她那強悍狂放的爸爸正跑在山角下懼懼的乞命，而一向膽小柔弱的她，竟要與閃電雷雨搏鬥了！

「小妹妹！雨下的這麼大，快來躲避！」從一條船上傳出女人聲音，她祇覺得這聲音很熟習，像一個最親切的人呼喚着她。尤其在這時候，任何親切的人都會增添她的

希望，因為已無法去問消息，船艙都關住，河岸上找不到一隻人影。

那是一條船頭上傳來的聲音，她立刻走近去，兩脚陷進河水中，並且沒到腿根，她朝向那隻船去：「請問，請問個信兒！有一條剛開進不久的帆船？」

「呀！小妹妹！小妹妹，難為了你，這樣大的雨，來吧！上來吧！上來吧！世間上的風雨正大，雷電交加，到我們這舟上吧，對你會好的……」在這聲音中不僅親切，又含無限的感情，正似見到由戰場上負傷歸來的愛兒，既興奮又感快，又悲痛辛酸！

「呵！我認識你的。」香姑在一個閃電下看見那張慈和的臉！

世間上的美與醜，可以由善與惡來分別的，她見到的是最美的女人，面孔是慈憫善良的，她披着一塊油布：「呵！我也認出了你！上來吧！小妹妹躲避起雷雨吧！」

香姑很興奮，但她想不出她究竟是誰？連在什麼地方見過都忘記的一乾二淨。最可惜的，她沒時間也無空餘的力量讓她思索追想：「姐姐，你快告訴我，有條剛進來不久的船嗎？！這事急，我不上去了！」

「不！小妹妹上來避雷雨事

急，放下吧，有什麼急事都先放下！」那聲音更慈和，更悲憫，像哭了。

香姑急了：「不！我的事急，沒有比這再急的了，我一定要找到那船！好姐姐快告訴我！」

「妳不怕雷電風雨嗎？多麼危險！」

「還有更危險的事！好姐姐快告訴我……」

那女人失望了：「是有一條剛進來的船，還有一條小舢板，啊！對啦，我清清的眼看帆船上一個怪里怪氣的男人！他好像是那夜拉妳走的那人！不過我未看清！」

「對了！對了！妳是唱曲子的姐姐？對了，我想起了！正是，何三叔，他那天拉我走的！快告我吧！他向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「從這向上邊開去的，我未看清，可是船在一小時前又出江去了，也是從這邊開走的，現在已經在江中了！」

香姑哭起來，像陷入深淵，「完了！」

「我好像看見他是下船了，還由一個小舢板上一個大包東西！不過月下看的，未見清，髣髴由一人背上岸了！」

「啊！好姐姐！到底……」

香姑再燃起希望之火！

「到底？不清楚了。可是我已經看清楚了，妳是要躲避風雨的！現在正危險！」

「不！謝謝了！我有急事。」

香姑向岸上跑。

「啊！小妹妹，我這件油衣借給妳！」

香姑不願去聽那句話，心中焚着火，失却了思慮能力，全憑直覺了。她往瀏河鎮飛跑，跌了幾次，又站起來，喉嚨發乾……

在船上，那女人正含着眼在看，看不清，一些也看不清，嘆息聲在伴着她心弦交響……

香姑跑進瀏河鎮，走進那座大門樓的長院。

「阿香！阿香！這怎麼得了呢？妳要我的命！」一個強壯男人拉住她，氣急的說：「大哥吩咐我看守妳，誰曉得妳竟偷着跑了！幸虧大哥不在，不然不叫我腦袋搬家？呀！妳究竟到那兒去了！妳！妳！」

「放開我！」香姑已沒有氣力，跌倒在門樓中，她驚哭失聲，不過非常微！她在呻吟說：「蒼天救救人哪！菩薩救救人哪！」

那壯人又說：「我的姑奶奶！妳可不要叫我受罪了，我找遍了瀏河鎮都找不到妳，先別說別的話。不要叫妳爸爸翻臉不認人，小心我們的腦袋搬家！快！快！先換衣服，就裝做沒有出去，幸虧沒有人，不然我就完蛋了。妳爸爸我看守妳不能越房一步，想不到找煙的工夫……」

說着，抱起香姑向後大廳走。口中連叫：「救我的命！妳爸爸正發脾氣，馬上就回來了！」

香姑拼命的打着他，可是，那力量是多麼微弱呵！連個撫摸的勁兒都沒有，全身在顛抖：「告訴我！告訴我！告訴我在什麼地方！告訴我！告訴我！」

那人將她抱進後房中，另一個老頭兒出來驚慌的亂叫。他是瘋子

！作着手式，說不出話。

「趙中天死了麼？一定要殺趙中天的！」香姑瞪着眼睛，已似瘋狂了：「一定要殺他！我要與他同去，什麼地方？什麼地方！」

那人將香姑抱入後院，在西邊的房中停下。房子不大，也不小，一張古式硬木床，一張桌子，還有許多皮箱。

啞子打開一個皮箱拿出一套衣服，他們也出了來，將門關得緊緊的，在外面支起木棍，那男子作手式，示意啞子，不要聲張，啞子連連點頭。他稍為安心一些。

香姑口中輕喚着：「趙中天！趙中天！」然而，聲音在喉嚨中打轉，誰也聽不清了。

啞子看着香姑，那男人去前院，這時，風也停了，雷電也住了！連雲也向南散，月亮又出來，而且正掛在天中！

魯明山眼呆呆的走進來，一

聲不響向大廳走！

「大貴！叫香姑給我換衣服！」半餉才說出。大貴恐慌着，虧心事使他駭怕，走向後屋，和啞子作個手式，進入東屋中拿過一件長衫，還有衣褲。

魯明山並未立時穿衣，祇是呆愕的坐着，似在尋想一些什麼。過了好久，過了好久，他對大貴說：「大貴！做個牌位，寫着『趙仁兄申義之靈位』擺上香案，多做些菜，用紹興酒，長長的整股香，高高的大蠟燭擺在院中，我要祭祭趙中天的父親！快！立刻就辦！」

大貴在躊躇：「現在香店早已關門了！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香和蠟燭！」

「去！」魯明山拍桌高吼：「香店關門了，給我打開！一定要辦！不能遲！立刻！」

有虧心事正在恐慌的人是最順服的奴才了！最能接受命令，大貴連連稱是走出去！

又有兩個人回來，魯明山告訴他，去叫何三爺回來，一個人出去，仍向那江邊小山上的石樓去。

長福和何三爺正坐在樓下飲酒。燭火照得兩個臉特別興奮：

「長福老弟，我有一件事，必得請幫忙。」三爺何光忠向長福敬了一杯酒，有點難為情



何三爺猶在快活着，他拉下長福：「……我和香姑天作地合，郎才女貌……。」

先笑了，他不說：「要是代我完成了，我一定大大的向你致謝！要多少錢，有多少錢。」

長福吃進一杯酒，他的心不在這事上，他似沒聽見。他說：「不殺他，為什麼呢？怎麼這樣大的英雄臨時變卦？說砍又不砍！說殺又不殺！還鬆開了！累得我們坐夜去看守！真怪！真氣人！」

「誰曉得大哥見了什麼鬼！不過便宜了趙中天！不要恨他，他有用的，不殺比殺好，他跑不了！」何三爺說到這，不耐煩！他又笑了。先作個鬼臉湊到長福傍邊：「你幫我辦這件事，我十二萬分的感恩，大大的酬謝！」

「什麼事？能幫忙，我還出力？」

「不必出什麼力！祇要向我們大哥提一聲就好了！他很信任你，你可以向他說的。本來我可以說，可是，不好意思，這怎能開口！」

「究竟什麼事？」

何三爺再敬長福一杯：「是患難朋友不？」

「當然是！」

「好！」何三爺放下杯，將嘴巴湊到長福耳邊，神秘的說：「我雖年三十六了！可是還是光棍一條。你是知道的，我跟我大哥闖江湖也二十多年了，想討老婆多困難，誰願嫁我們！所以啊，祇有自己人才行。」

「那就是我何三爺何光忠了！」何三爺拍拍自己的胸脯，神氣活現的說：「她永遠是『何三叔』」

「何三叔！叫個甜甜的！」

「啊！」長福瞪大眼睛：「見鬼！」

「真的事，那裏有鬼？」何三爺往下說：「在我們這夥中，配做她丈夫的也只有我與趙中天。傍人都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白日做大夢！趙中天一定要死，不過，讓他先活，我和香姑拜天地之後再讓他氣死，他還要利用。」

長福已氣得面色發青了！嘴唇發紫。何三爺繼續說：「我的為人，是大哥最瞭解的，我的能力也最高強，除了大哥之外，就是我了！讀過書，識字多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當機立斷，每次有我，即不失敗，馬到成功，這次吧，多麼偉大？不是我，趙中天能捉到？這多麼神出鬼沒！」

長福的腸子都在翻騰！握緊拳頭「你個長相！」

「對了，長相雖不好，不如趙中天，可是人不能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！幹我們這行的，就要難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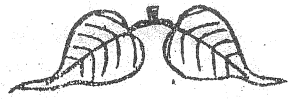
「何三爺說得興奮：『長的好不好不管，內心講義就行了！』」

「快說！你小子要怎樣？」

「瞎！別急。」何三爺得意洋洋的又飲了一杯：「就是請你向魯大哥，向你那舅舅提一提，說我很願意降下一輩，做他一個女婿！」

「媽的！」長福站了起來。

「別急！」何三爺猶在快活着，他拉下長福：「你就和他一捉就



雨天的信

謝冰瑩

近來老天好像綠黛玉似的老是哭喪着臉，垂下淚絲，使人心裡感到，又難過，又煩悶。我本來是個喜歡雨的人；但我愛的不是這種天色陰沉，若斷若續的毛毛雨，而是痛痛快快的傾盆大雨；這種雨表現一種偉大的魄力，和豪爽的性格。一陣大雨過後，馬上又出太陽，所謂「雨過天青」的境界，我相信沒人喜歡。

整天坐在房子裡，要不是接電話，簡直懶得下地。「媽，天氣這麼冷，我又快考試了，今晚不要去看鼻子吧。」真想不到母女兩人都患鼻炎，每次看病回來，總要難過很久，孩子說是我遺傳給她的，我不承認；特地去問許大夫，他說：「可能是體質遺傳的關係」。我只好搖一搖頭，啞口無言。

悶在屋子裡，惟一的安慰，是盼望有朋友來聊天，或者「咚」的一聲響，綠衣使者給我送信來。不錯，今天連賀年片在內，我一共收到二十三封信，還有三份雜誌。

一封封地拆開，賀年片裡而有朋友的，有讀者的，有些讀者連地址也不寫，使我無從回禮，心中又難過又着急；還有些寄自海外的，多半是把「恭祝聖誕」寫在前面，令我啼笑皆非，因為我是個佛教徒

，素來不過聖誕的；可是有許多好看的卡片，我都把它保存起來，做了一件美術品去欣賞，從這裡，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我們佛教裡面的藝術家，不設計一些世尊成佛一類的賀年片，讓佛教信徒去購買呢？

在一封寄自馬尼拉寶藏寺的信裡，我發現了三件寶貝，一時歡喜若狂！我感謝中菲兩國的綠衣使者，他們從那遙遠的異國，把溫暖的友情帶給我；尤其難得的是一片菩提葉！

這不是一片普通的菩提樹葉，而是兩千多年前，佛教的始祖釋迦牟尼在這棵樹下成道的，我怎麼有這樣的好福氣能得着它呢？請看下面這封信：

「水登居士文席：

久未函候，歉甚。此次世界佛教聯誼大會於尼泊爾舉行，我曾隨代表團參觀聖跡，近日始返眠埠，玆夾上小象一隻，佛像菩提葉各一。(菩提葉，是昔世尊坐菩提樹下成等正覺的那一株)，請查收存念，拙作「西行日記」，曾發表於報端，或早知此行耳……(下略)

這就是瑞妙法師給我的信，她是一個前途希望很大的比丘尼，我和她認識，其中有一段善緣：去年四月我去菲律賓迎接衛生，同時搜集材料，寫碧瑤之戀，在馬尼拉只有短短的四十八小時停留；然而在我的腦子裡，一刻也沒有忘記去寺中禮佛，說來異常有趣，我有一位交情廿六年的朋友汪海瀾女士，

她信的是天主教；却最崇拜佛祖，也喜歡和比丘尼做朋友，曾有一段短時期，她在寶藏寺養病，與該寺福姑，瑞妙幾位法師認識，從此成了好朋友，當我詢問：「馬尼拉有沒有中國寺廟」時，她馬上領我去寶藏寺，瑞妙法師，就是那時認識的；以後我們不斷通信，真想不到她這次有福去尼泊爾參禮聖地，太使人羨慕了！我也曾多次夢想着去朝聖，不知將來有一天，能够實現否？

我把菩提葉和佛像，恭恭敬敬地捧在手心中，仔細端詳了很久，佛像不知是用象牙還是其他骨頭做的，在一塊圓形的面積上，刻着佛陀在打坐：兩手合十，雙目微閉，嘴角露出笑容，又莊嚴又和藹；象的刻工也很細微：嘴唇張開，鼻子上上翹，小小的尾巴垂在右腳邊，美麗極了。

記得是二十多年前，朋友送我兩片菩提葉，一片上面還繪着觀音聖像，至今夾在我的日記裡；這一片，我更要好好保存，這是佛陀成道的樹，也是全世界無數萬萬信徒最嚮往最崇拜的佛陀偉大的精神！——沒有他當時苦修的精神，怎能超度受苦受難的眾生呢？

最後在信封裡面發現的，是瑞妙法師攝於尼泊爾世界佛教聯誼會會場的相，我只顧欣賞這些名貴，不容易得到的紀念品，而忘記了旁邊還有一大堆信待我去拆閱，許多的友情，待我去領略去享受。窗外仍然在下着毛毛雨；可是我的心再也沒有絲毫煩悶的感覺了

好了！並且說我和香姑是天作地合，郎才女貌！而且，瀏河是我的天下，他正在危急之中……」

未等他說完，長福推翻了桌子，震耳欲聾的怪叫起：「王八蛋的，何三，你要老子當烏龜！媽的！我跟你拼吧！他抱何三爺用力一丟，或許是他過度的急憤，用力太猛了，何三爺冷不防的被丟到地上，長福騎上了他，老拳不停的狂打他的頭：

「你這個混蛋！十個鬼生下的，不看你長得豬八戒，一臉惡相，見女人就現出原形，動腦筋動到香姑的身上了！媽的，摔死你！摔死你！我的太太你敢侮辱！媽的！摔死你！」

何三爺在地上強力掙扎，口中還說：「你吃醉了不成！怎麼連禮貌都不懂！呀！你真打！呀！還打！我不是好欺侮的……」

大賁走進來，見到這情形，立刻拉住長福：「慢慢講，自己人！都是自己人！」

「什麼自己人？他是最大混蛋！」

何三爺從地上爬起，舉起酒杯照着長福的頭擊去，正擊在鼻樑上：「你個小子，一點理都不講？竟敢對我這樣？看我的厲害啊！」

何三爺抓住長福，長福也抓住何三爺，他們在房樓下，展開激鬪……

江水潮浪像是在咆哮助威！不！它是在狂笑！

樓上，仰臥在臺子上的趙中天，口中正呼喚着香姑，他的聲響和這時香姑的呼喚聲相同，都在喉嚨中打轉，沒有人聽見。他想翻身，可是，幾次都失敗了，連舉胳膊，抬腳的力都沒有。

何三與長福打得正兇……